

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六十九

楊梁費楊列傳第四十七

東華縣縣志著

楊廷和字介夫新鄉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弘治中歷修撰侍讀改左中允陞左春坊大學士兼侍讀學士尋陞少詹事兼院學士武宗登極進詹事仍兼院學士入內閣知誥勅直講經筵稍不當上意上因語內臣瑾非有意督過之瑾遂擬出廷和爲南京吏部左侍郎轉南京戶部尚書久之上不見廷和問瑾楊學士何在瑾對今爲南京戶部尚書上曰楊廷和已

入東閣矣戶部豈翰林官耶明日勅取入閣辦事進戶
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孝宗
皇帝實錄成階光祿大夫勲柱國五年二月進吏部尚
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
大學士七年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是年
上聽諸佞言召大同遊擊江彬等帥邊軍入衛李東
陽爭之不能止遂請老於是廷和代居首揆彬等入上
日與之親狎予國姓呼外家導上出宮遊戲越宿乃回
廷臣無知者廷和率同官疏請曰聖駕之出不知環

者何兵扈從者何人若守者何官萬一車馬驚蹶之虞
姦盜竊發之變不知倉卒何備不聽卒值外艱廷和去
次當大學士儲代儲語人口此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
事大匠之任何可代也懇上奪情勉留留之不可得儲
竟虛位以待廷和服闋廷和去上益恣遊亡禁旬日縱
獵南海子賜諸大臣麋鹿兎諸大臣無諫者已幸昌
平欲出居庸關巡按御史張欽閉關疏請不予上出乃
回鑾久之以間夜出遂幸宣府儲疏請曰陛下不監正
統末年之覆轍乎萬乘何可輕出不報上方望獵陰山

會虜犯應州親督邊軍擊走之明年春始還時廷和亦起復還京上方自喜應州逐虜功傳諭廷和率百官迎賀賜群臣武服綵帳百綵旗千出候都門外上服戎服乘赤驪佩長劍諸佞幸冠飄三英黃瓜甲簇擁前驅火毬驟起戈矛間煙氣直上而駕乃至群臣道左叩頭呼萬歲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廷和捧觴眾諸注酒將冕奉果脯匕紀奉金花長跪幄前稱賀上飲畢諭廷和曰朕在榆河親斬虜首一級廷和等叩頭對曰皇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上還豹房明日賜謝諸大臣等銀牌予

彬等伯爵人謂是日也天顏甚喜而諸宰輔多赧容補
來功念愧張欽遠矣亡何上又傳旨內閣令草威武大
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勅廷和復率同官上疏曰人君
承天命以爲天子四方萬國皆其臣妾今何爲假稱威
武大將軍國公名號無故自損下同臣庶天地易位冠
履混淆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或曰此乃陛下假設之詞
姑以爲戲焉耳臣等曰天子無戲言而可以假設爲哉
邇者皇上時出巡遊久不視政天下人心無不危疑憂
懼奈何又復爲此萬一宗藩之中或有援引祖訓指此

爲言具本上請不知陛下何以應之又或以朝無正臣
內有姦邪爲名不知陛下之左右及臣等代言之臣又
將何以自解臣等戮身亡家固不足恤但恐朝廷之上
禍亂或從此起耳此臣等所以日夜痛心疾首而不敢
以自默也不省廷和以上志不可挽遂稱疾不復出上
至宣府乃駐蹕焉上初厭心大內以豹房爲家江彬宣
府人也於是爲上治行宮宣府上甚樂之還京後數數
念宣府而彬亦欲顯寵導上遠出俾諸宰臣不得近所
願邊庭無聳四海莫安諸權璫幸無瑾輩亂政內外大

小臣工各得效忠宣力奉職循理廷和等總已以與百
司受成而已當是之時三四年間五位虛拱上二月北
還三月有旨南巡時濠逆形已露廷臣恐上行濠意叵
測多極諫死校下者十有二人然皆部寺諸郎院司群
屬公卿大臣噤不敢出一語都人爭唾罵之金吾衛指
揮張英肉袒持疏叩蹕道自刃死上乃止已報濠反上
遂親征廷和與毛紀居守儲冕冕從王守仁已禽濠上
惑彬等猶趣至南京廷和累疏請回鑾不聽駕行自十
四年秋八月越十六年春正月始還京三月宮車遂晏

駕司禮監以遺旨至內閣廷和捧讀哭急閉閣門擬旨
啓太后遣迎與世子而六卿猶不與知及已定策出宣
諭朝臣皆踴躍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一時權姦懷息
待命時彬手握重兵朝臣以爲憂廷和恐急之生變先
以好言餽彬安其心已投彬刺曰謝江公大事賴公鎮
定彬猶偃卧私第以廷和爲私厚已亡他慮冕語廷和
曰連日介介於懷者尚有人也廷和曰發之須得機
會璫承素忠悃廷和乃授密指永延彬至坤寧宮遂啓
皇太后禽之厚賞彬等所部邊卒散遣還鎮嗣君未入

廷和承制顯斷二十七日駕抑姦雄人謂其有蕭張
信之智周勃收軍之勇云興世子入即皇帝位嘉靖元
年與蔣冕毛紀以翊戴功進封伯爵懇辭免加錄蔭二
子三年以議大禮忤旨致仕七年勅罰議禮諸臣以廷
和謬主宋之濮議爲罪之魁貪天之功制脅君父

削籍爲民隆慶初詔復

其官贈太保謚文忠廷和十二歲舉于鄉十九歲進士
後三年父春方舉進士歷官湖廣提學僉事廷和子慎
正德辛未狀元官修撰議禮得罪編戍永昌惇進士兵

部主事恒大理寺副忱舉人孫有仁進士慎博學有文名別有傳

論曰正德之世天子之駕北幸南巡廷和日佐天子以理萬幾格心無術晚歲幾于坐視彼相之謂何迨夫龍馭上賓獨能靜鎮朝堂戡除亂黨虛大位以四旬迎嗣君於千里亦足以徵宰相之權度矣身居定策國老而又遭逢真主不謂有君有臣乎乃以迂儒小見上與明聖爭衡懷忠有餘補過無地終朝之褫從自及已可詫也哉

梁儲字叔厚廣之順德人也成化十四年進士舉禮闈
第一人入翰林爲庶吉士授編修尋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東宮講讀弘治中以洗馬侍武廟東宮講讀考滿
進翰林院學士累遷吏部尚書兼學士正德初關瑾用
事追奪與修大明會典諸儒官降吏部右侍郎是年孝
宗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時瑾勢方熾諸大臣人人
爭媚瑾儲不與亢亦無所比瑾惡之無可指斥

改調南京瑾誅召還吏部兼文淵閣大學士叅預機務
其月遂加少保兼太子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七年四

方群盜平加恩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儲
入內閣廷和皆居首輔十年廷和以憂去位儲虛左待
之十一年儲以六載考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
大學士明年廷和服闋不肯出儲力請上起之廷和至
儲遜居廷和下人咸以爲難焉秦王三疏請關中地益
秦封諸佞倖爲地詔與之兵曹臣奏曰太祖高皇帝有
令禁茲土不得畀藩封今若遂畀秦藩悖祖制上曰與
之臺省臣各執奏不可與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距廷
和當草制念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

制忤上怒不可測遂引疾不視事繼之蔣冕亦引疾不出儲曰如皆引疾孰與事君上震怒儲遂草制進曰昔太祖皇帝著令曰此土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騎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收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狂人誘爲不軌震及邊方爲我社稷憂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慎之毋忽上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君子曰納約自牖儲其有焉十三年上欲巡邊召宰臣草

威武大將軍勅廷和率儲等諫不聽遂引疾上遣中官趣草勅冕亦引疾上御左順門召儲而促之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逆朕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勅不可草上曰何不可對曰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臣名君故不可上震怒手劍立曰不草勅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臣今日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臣儲無禮以臣名君顯戮臣臣罪死不可赦上擲劍起先是駕之北巡也群臣無扈從及濠反上假親征南遊儲語廷和曰不有

居者孰與守不有從者孰與圖上之危艱乃議廷和居
守曰社稷是保身與冕屨從是年考一品九年滿階特
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從上至南都凡七請回鑾不聽
上畱南都逾一載復欲南巡儲偕冕手奏泣跪行宮門
外請毋南巡不得回鑾 俞旨不敢起屣至日中是汗
浹背上乃俞旨曰即回鑾不南幸儲與冕乃起屨駕還
及德州自劾求罷凡三疏不允復受遺詔定策迎世宗
興邸世宗入即皇帝位遂求去有嗾言官論儲假濠謨
衛兵宜正罪如陸完儲曰予惟有去而已勿論宸濠衛

兵事也不與辨而効者猶不已儲終不辯固請致仕去
上許之儲去當事者按濠所通朝士餽遺籍閱之獨儲
無私餽人以是始信前之予濠護衛非儲也然儲知之
不肯自白其謹厚若此儲爲人務自韜晦居內閣踰十
載有功不伐聞謗不辯善堅忍不言人過失科臣田賦
爲儲門下士至操戈言沒儲之貲可減天下租稅之半
儲若弗聞也歸田無百畝之產一時詆毀儲者御史李
鐸及張璉儲惟引匿請謝尋且薦揚之璉感之終身焉
嘉靖四年上念定策居迎功廢一子世錦衣衛指揮辭

先有蔭子中書舍人於是進加尚寶司丞也儲歸四載卒贈太師謚文康

論曰秦藩一制累文康直以片詞悟主誰謂袞織之難補乎手劍擬其喉雷霆之下誰有不摧折者於是時也三元輔風度有如九齡不耶

費宏字子克鉛山人也成化十三年進士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弘治中改左贊善事毅皇帝於東宮九載滿陞右諭德兼侍講正德初以舊學進太常少卿兼侍讀吏日講官歷禮部左右侍郎至尚書皆直講如故尋入

內閣與李東陽楊廷和等輔政時四方群盜充斥以次
削平詔錄輔臣功官一子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
殿大學士寧濠有異圖特錢寧內援奏請復護衛宏恐
同官遂與之言內閣曰今寧王輦金寶巨萬營復護衛
若與之江西無噍類矣時兵部尚書陸完與濠厚業與
通問宏所以覆奏者宏曰其護衛曾兩革之矣今可復
與乎完曰第恐不能不與之也宏慨然曰公自任之完
竟謀于廷和票旨與之宏不知也宏復大言于朝曰納
重賕許護衛者何人耶寧輩以是深恨宏遂共傾宏罷

至正六年歸寧廬先墓爲濠焚毀過客吏

三

宋反宏與信守鉛令起兵應王師敵王守仁力
宗人繼大統手詔召宏進少保入閣時東南水旱相
上命撰旨諭上下同修省宏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
不以言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必存心于政事加意
恤民而後可條十事上之已而停罷仁壽宮採木盡
蠲弘治逋稅減太僕馬十五以輕濟之美給漕卒勅止
監庫分外加收上皆就宏疏中事力行之上信任若此
尋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

太子太師是時張璠桂萼方以議禮後進驟貴璠數爲
吹索彈論宏

上學詩自娛每屬宏和賜宏蟒衣

王帶萼言上曰詩詞小伎恐勞聖躬且使宏窺伺意指
搗以厭服朝士上不聽與修殿帝實錄成進萼蓋殿大
學士賜御製詩一章璠萼已又三四疏醜詆宏必欲逐
宏去宏累疏乞休上輒慰留勅璠萼各修乃職非庸紛
紛壅奏爲也吏科給事中解一貫上言曰臣按大學士
費宏立朝行事律以古大臣之義未必無議然自入仕
至今四十年未聞過惡陛下于其累疏乞休每不之許

此聖君優禮大臣之道也至于張璪桂萼平生奸險無
一可錄特以議禮一事偶合聖心自超擢以來憑恃寵
靈凌轢朝士與費宏積怨已久欲奪其位而居之其所
攻訐非直爲國家也近者臣工不體朝廷至意蓋知能
去宏而不知不能去璪萼也知去宏之易而不知去璪
萼之難也何也君子難進易退而小人則不然宏恤人
言顧慮耻猶可望以君子璪萼則小人之無忌憚者臣
心璪萼之計得行宏將因此動搖群邪之氣愈增善類
傷無已天下之事將有大可慮者矣上下其言所司

也使和衷二人遂共疏乞休言臣等既不能積誠以感
動聖聽又不能屈意以附權臣有此二罪難復居位於
是上意稍爲二人屈其明年有錦衣千戶王邦奇者上
入國時汰革怨廷和是爲之於是奏復慮宏不肯因計
宏與石瑤俱廷和好黨上入其言下廷訊給事中楊言
立言邦奇誣証狀上怒言爲大臣遊說宏乃與瑤俱求
罷許之璵尋入閣桂拜禮部尚書改吏部其後張平舒
去伯李時獨辦閣中上因與論學故事且拘思及宏語
時曰舊老宏朕取來與卿共事即手勅起宏宏家居八

載矣聞命卽行疏謝上曰朝政莫先用人而進退爲最重民物必先寬恤而守令爲最急惟聖明特加之意臣當日有所陳宏至上見之便殿曰別卿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昨覽卿言深慰朕心卿宜盡心輔導以稱朕懷賜銀圖書一曰舊輔元臣時時燕見密議奏對皆稱旨上一日召宏及時同遊涵風亭上曰舊臣止卿二人耳宏曰臣等衰朽不足以副眷用亡何遂卒上爲輟朝贈太保謚文憲

論曰寧庶人之復護衛表裏恫脅於陸乎何誅鉛山乃

不能止之於新都也何哉鉛山寧爲桑梓園無亦社稷
是恤室家墳墓之不保鉛山之志亦苦矣鉛山固一寬
和不忤之君子也夫以老成持重之舊臣其亡當于躁
競驟進之新貴固宜然彼以今日去此以明日來正明
主所以鼓舞仁賢之妙術隆薄之隙亦蔑如矣至于去
國八年天子猶不忘舊老之思魚水之歡有踰疇昔美
哉君臣之間又新都石淙兩公之所不敢望者乎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父景爲化州同知一清
生於化州父後徙居巴陵一清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

爲秀才憲宗命內閣臣選師教之業於左庶子黎淳
一清因得盡讀中秘書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
爲人師成化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自喜職務清簡復
得構經講授所交海內名士九載滿出爲山西僉事督
學政有聲尋內艱弘治四年起補陝西提學副使歲試
必遍八府三邊建書院以拔各學之俊秀躬督教令讀
朱子曰鹿洞規修禮器樂器弦歌盈于西土所識拔士
如呂柟康海李夢陽之倫稱許爲大魁爲聞人皆如其
言當是時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撫按不能撓課試之

擢爲國朝提學之最一清晉滯關中八載復以直暇講
究邊事十一年召爲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十四年轉
南太常卿十五年陞右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是時
茶禁懈弛私茶盛行番人無利於官馬至漸少劉大夏
掌本兵特薦一清經理之召詣闕而授勅一清至大爲
申飭舊制召募市易斥去貪賕屬吏益開水草善地居
數年馬大蕃息天子以爲能十七年虜人花馬池塞關
中震恐十八年勅一清巡撫陝西一清素有才畧時在平
涼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經兵曹洪茂亭參政安惟學

之曰公行何恃一清曰以身殉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虜尋遁去正德改元命總制全陝三邊兼理馬政一有故雖講習諸邊然形險未經閱歷乃始沿邊巡視參酌輿議奏分四路防禦以定邊興武營花馬池靈州一帶爲藩籬以石溝鹽池肅州萌城山城一帶爲門戶以固原黑水口鎮戎所西安州海刺都一帶爲庭除以安定會寧隆德平涼一帶爲堂室俾以四路應援爲犄角且言河套本我內地而虜據爲巢此田中之禽利用博執固非稱兵於陰山之窟濺血於不毛之地喜功好

右之所爲也臣以爲宜調宣大二鎮遊奇兵延綏中興
二路屯剗遏虜毋令入套內侵臣官陝西有年虜情邊
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
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
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
倂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
沮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
忝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縣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
興武清水營直抵寧夏一帶是而城堡墩臺窮親閱視

廣集衆思兼收群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
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
安內附整飭常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陝
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
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
足恤此臣區區犬馬一寸之忠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
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仁愿築三受降
城置烽堠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無
寇歲省費億計臧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

事者勞而後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
正統以來浸失其險舍受降而衛東勝已失一面之險
又輟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遂
使河套沃壤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
而寧夏外險反備南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
莫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
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
省內運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
命民窮盜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

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非上計猶愈於無策醜虜聞
知或數十年未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
終不可復也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非敢
忘戰者方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
糧明斥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謹當督率諸將恭行天
罰成功在天臣不敢必凡所當爲臣不敢避今首以築
牆挑塹爲言宜必憎茲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爲國遠
圖今年套內無賊腹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爲之日
應合經理事宜伏望聖明省覽詔下兵部如一清指初

一清未嘗先白瑾瑾啣之一清修築僅四十里役工以
寒故怨幾潰圍尋戢瑾遂以是撼一清一清遂引疾去
兵部請簡大臣代一清內批罷役由是朔方復套之議
竟止而瑾且緣它事鈎結一清逮下獄長沙力救之得
釋及討安化王上以總督屬太監張永永請文臣中有
智謀者一人同行內監張綵薦一清於瑾乃詔起一清
爲提督一清問語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
奈何永曰何謂一清曰寧宴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
內變事非公無能爲也永佯弗省比入陝已聞竄繇就

儻永語一清曰公何料事有神乎因促膝問一清內變
事誰也一清手畫瑾字永咨嗟曰是常日夜在上傍不
離上一時不見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
其耳目安從得聞一言入乎一清曰問之可入正此時
也公亦天子信幸臣觀討賊不付它人付公上意可知
因與畫謀誅瑾且語永曰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爲呂強
張承業暨公十載三人耳永曰卽不濟奈何一清曰他
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
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永還見上果

如一清策竟誅瑾永遂入柄司禮一清仍留總制輯安
寧夏一清出閱舊築邊牆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嘆
前志之未遂復陳要務八事訪求諸營衛部領之賢否
更置之兩閱月召還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六年
改吏部山東盜起右都御史馬中錫單車撫賊還請於
朝一清獨抗言曰中原百姓收於彌名煽亂罪不可原
今宜易將增兵必殄滅之而後已上平賊十一策賊平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九年乾清宮災陳五事是冬加少
傅兼太子太傅十年三月新都以憂去遂進武英殿大

學士入內閣時上專在豹房與四外家朱寧等狎一清
每因時事陳力上前上不能用乃引災異自劾極言近
日紀綱縱弛風俗傾頽用舍違宜官府異體讒言可以
惑聖聰匹夫得以播國是禁庭雜介胥之夫京師無藩
翰之托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
天心譴告固以昭然政事差忒未聞修改臣職在論思
奉陪密勿沃心造膝調護莫施承德弼違難免扞格九
卿執奏不能替其從言官納忠不能必其用冒輔導虛
名無幹旋實效徒使違心度時觀顏在位將安用之依

乞早賜罷歸不允然寧等已側目遂移疾求致許之歸
居鎮江十五年上南巡還幸其第世宗入繼大統降勅
存問世宗世子時獻王語曰吾楚有三傑若知乎問爲
誰曰故大司馬大夏少師東陽少傅一清上又以識之
矣四年北虜大舉南牧乃詔以原官起兼兵部尚書提
督陝西三邊軍務一清至是蓋三往部民將校聞一清
至皆踴躍喜一清比兌疆場戶口時多荒耗喟然太息
曰使正德二年劉瑾不出得終前功費不過二三十萬
而人民有耕牧之利官民省征戍之苦矣亟欲銳意修

冬上遂召還內閣加少師度太子太傅時一

以宿望元勳入與鉛山共事而議禮新貴諸近臣張而
桂二人者攻鉛山尤狠旦夕欲逐去上不聽溫古招
二人乃又時陵一清一清因災異上疏曰臣觀災異
如遼東山陝江浙湖廣地震二十餘次各處雨雹
殞人南北直隸旱荒爲虐山東曹洪水泛溢遼

雨之變貴州有山崩之警至於江南之人疴江西之亢
怪之牛禍屢見叠出尤爲奇異豈惟近世主聞抑
亦罕有稽諸傳記考且證驗皆陰盛陽消所致若

也爲陽臣道爲陰豈乾綱下移而威福或不自上出與
君子爲陽小人爲陰豈直道難容而君子在野邪佞易
視而小人在列與中國爲陽四夷爲陰豈兵政廢弛而
內治不修夷狄侵陵而外攘無策與德教爲陽刑法爲
陰豈恩澤壅于下流而民無實惠法令沮于權門而人
無懲戒與陛下端拱九重委任臣下然因循怠惰之弊
多精明振銳之功少故所用若未必才才者未必用所
行者未必當當者未必行是朝且未能正况百官乎
爲民乎臣願陛下總攬乾綱以防欺蔽之虞臣等大匠

臣等輔導之益覽諸司之章奏則天下之事得以周知
詳臣下之忠邪則聰斷之間不爲所惑戒傷一可免朝
廷一事之闕失宮殿一沒沒修改者幾事天下生民之疾苦
中一沒沒收授者幾事一未盡甄舉忠直之未
收錄一謫隱之未盡一除除之未盡昭雪一有筆開陳
悉心敷對陛下一卿卿一之聖弘改過不吝之勇歡
然聽受教然施行大要以恤民固本爲主民心悅則天
且和此老臣垂盡之年愿恩圖報之愚悃也跪入上降
初優嘉一清見上時好親詢請臣請以五日內閣輪領

翰林講官一員進講大學衍義參陳時事以裨君德

元五日一御經筵聽講畢賜詩與閣臣唱和名翊

詩賜一清銀記二一日者德中正一口繩愆糾違諭一

清曰朕過不自知卿當密疏直陳使朕改圖勿憚勿吝

上固明聖而一清時有啓沃上即欣納六年宏夫一清

薦起湖遷而遂居遷下尋以避功加特進左柱國兼華

蓋殿大學士亡何遷亦自陳去一清獨居首揆雖以老

臣爲天子信任而請新貴端直自遂天子往往爲出恩

白疏言內閣自三楊後多爲奸人鄙夫占據復以閣廢

有年仍求起用去而復來畧不懲創前非來而復去猶
止陰爲後計內閣之地雖重內閣之人品甚輕璉蓋明
斥一清一清上疏乞休上降溫旨慰留而勉璉和衷一
清且謝且請再三懇不允一清乃陳其所以負國之罪
疏言今之持論者多尚紛更臣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
臣獨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只宜守法欲生事臣謂不
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臣定
老病昏耗不善低迴遜避上復優詔褒諭而璉等二人
已復相軋爲省臣論劾上乃降詔切責二人貸璉暫歸

俟用奪夢散官致仕去於是詹事霍韜曰議禮者吾輩
三四人二公去且及我上疏爲二人申理而罪狀一清
上得繇疏獨召璉還一清復求退不允然上意已移韜
又疏乞歸省復爲夢解而力攻一清於是上復奪官而
令一清自陳聽致仕去一清故善張永永嘉竟諷言官
劾一清坐受永第張容金名請墓誌輒與容指揮世襲
錦衣詔削職一清疽發背卒初一清之起赴關中也過
洛陽謁故大學士劉健健年九十三矣辭疾不肯出已
而戒幘短褐出語一清曰應寧昔而人相矣今出將耶

清曰偶承乏爾健曰進退由汝一茗而別無它語一
清弗寤竟自墮其身名一清入相世宗上雅屬意其在
邊勞勩于詩勞之一清請募隴右關西民實塞下廣屯
種上即降勅督臣王憲劉天和等公議行兵科給事中
劉綦請如一清初議畢力邊墙上即亟發帑儲佐之清
三請收諸所陳乞莊田畿輔軍民賴焉條聞營六事起
決永提督而罷武定侯郭勛璵等故勛璵也竟其媒孽
之一清遂不安其位矣一清生而隱宮貌類寺人無子
卒之後三年繼孫儿始援恩詔乞復故官嘉靖二十七

年贈太保謚文襄一清學博才雄嘗一夕十疏書記旁
列甲乙帖授諸疏立就各中機宜好汲引名士善招致
而頗蔽於黨援時論亦以此貶之然在吏部以給事中
王昂論已外謫上疏自劾留昂昂去期月仍令內轉士
故多樂附焉人有饋遺間亦不卻見謂納賄而羅洪先
贊善言一清柄國時有人餽美珠一十直受之諸邊將
入謁留詢邊務出珠分勞頃刻立盡其能散若此
論曰楊一清亦錚錚一邊闡重臣哉當其銳意邊牆業
已抵掌餘吾之比一扼于瑾并狙于時駁駁乎且欲建

格天之業降城之外遂無復有飲河之馬矣然以新貴
少年日與比肩嫌忌之地不易居也二三之口日叟叟
人主之前又所難調也讒隙既開長徊寡斷夫惟洛陽
所稱進退由我一清尚不能以此時自決可恨也夫

皇明史竊卷之第七十

張李席桂方夏列傳第四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張孚敬明名琅亭永嘉人也貌魁傑鄉薦二十二
年而始成進士是年諸皇帝入繼大統之歲也琅爲孝
廉其言書所口羅各書院或失之璵曰我何以不當
言之乎琅曰若持論慷慨比迪朝籍上下廷臣議所以
重崇獻皇帝后者輔臣楊廷和及禮官請上考孝宗璵
以觀政進士抗言上以興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
武宗嗣也以後武宗則第以後孝宗孝宗日有子奈何

合獻帝弗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束於輔臣禮官議報聞廷和惡璵獨難已出璵爲南京刑部主事已而兵部主事霍韞巡撫湖廣都御史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南京刑部主事桂萼先後章上具如璵指天子於是用以柱輔臣禮官口而廷臣堅附廷和議與璵爭愈激梟朝皆欲殺璵璵與持辯三載凡三下詔而大禮始定超拜翰林院學士璵驟顯重雖不見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適天子愈器重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

兵部右侍郎既轉左總督性福逼不能容物既得志挾寵
自恣頗導上以誅斥快其忿而會妖民李福達者改姓
名爲張寅投武定侯郭勛爲修煉房中衍累貲產千金
有二子俱鬻武階適事發山西下司寇御史臺廷尉逮
問反狀當族而上入武定侯語疑之改命總督獻夫分
提一法司又其微特爲出福達而中外株累大學士尚
書以下數十百人斥者有差總督以禮部尚書兼文淵
閣大學士入輔政仍領都察院賜銀記令密啓奏事總
起進士僅六載而拜相知遇特深狠欲大破人臣之私

交而離其黨一行已意不避嫌忌進閣首疏則請宣諭
閣臣務絕讒邪以清政本其言明斥舊相廷和等而陰
詆一清時一清獨以才受上知居首揆亟乞避位謝璫
上溫旨勉留然閣務一清退然有以自下者矣璫在位
盡革天下鎮守內臣而奪司禮柄歸內閣廟廊上一時
振肅尋加少保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桂萼亦以武英殿大學士人與
璫並協攻一清然二人亦自相軋嘗有惡語交關上前
於是給事中孫應奎上言曰楊一清雖練達國體而情

多尚通私其致弊此可與諮謀難獨任也張璠曰
一偏傷於自恃然猶飭勳功名當抑其過而任之至於
位尊以榮竭之資禁繁之桂作威福而沮抑氣節援黨
與以蔽賢官政以暗人事多阻撓使天下之人敢怒
而不敢言此如鑒別以爲去留上是其言給事中陸粲
亦言璠言爲不法收璠聞上乃榜諸朝堂勅璠暫歸
璠乃去璠言璠散官致仕二人去而一清亦爲詹事府
少詹事璠遂去璠去不聞召還寵益甚璠請避上一名
璠上爲璠今名字茂恭上以明聖兼述作方與璠敬推

明祖宗來郊祀大典下群臣議正之群臣未有以應也
給事中夏言遂伸上指攷古禮以請上大悅召對便殿
賜璽書褒獎加四品服駸駸欲驟貴之矣言被寵任規
上意雅不欲大臣專遂露章論劾言敬私庇已黜
吏部郎中彭澤蹀遷太常卿上爲兩解而澤與言敬遂
相交惡言笑亟欲傾言不可得會行人司司正薛侃以
上未有太子疏請擇迎宗室之賢而親者一人入司香
爲守城王上大怒下法司逮訊誰爲主使者澤誣言敬
跪疏出言盡言敬密聞上及會訊乃知言受誣而言敬

爲澤所賣上切責李敬令致仕去數月召還進兼太
子太師兼益殿大學士是年彗星見上復以給事中秦
瑛等言暫策免明年春召還進少師時言已進長春卿甚
得公卿間聲人人爭言能抗李敬言名寵頗與李敬亞
李敬言邑邑尋以疾乞歸上手藥令內使齎賜慰諭
三三敬飲之賜與二乃家遣行人送歸里亡何又遣錦
衣監歸往就便還朝李敬儿再起疾輒作嘉靖十八
年歲卒年六十五李敬之旣以疾告也上問大學士李
時曰李敬閣中專決卿與爭否時曰幾務至重臣豈敢

不爭第孚敬至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是如此且如莊肅皇后謚號即用十二字何害乃至干禮部爭辯時曰孚敬亦止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上口忠愛固然不無執拗耳且彼不惜人才所以多怨茲內閣缺人朕欲召取舊老費宏來與卿相處如何時遂謝稱善孚敬去上於是召宏而明年夏言亦入閣孚敬別號羅峰上嘗勅下有司新其故所爲羅峰書院時有手札下孚敬輒稱元輔張羅峰最後上呼之羅山因更號羅山孚敬卒贈太師

又忠孚敬當國兒視其倖奸嫚罵所擬調任書怒
復又顧翰素仇直每見李敬事多專主面戒之曰勿多
事渾作福作威古今所忌爾雖自念赤心報國知無不
爲然權之所在衆之所歸也積愛所嫉禍發必驟抱曰
事之如此信任我錄身甘心矣何暇顧禍福乎敬三
思之遂託世壽敬嘗與上爭張延齡死上大怒曰自古
強臣今若此若今愛延因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延和
耶上故爲重詰問上乃敬孚敬持不變上亦諒其公忠
然其攻擊宏及一清大甚大不滿於朝議在閣十年不

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家居自尊大郡
邑守令依謁長跪土木之功冠江南而寔廉無遺貲殍
水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子孫多假貸於人以食故
乎敬存日數被彈劾人第患其專未有些其納賄清忠
之節不負聖明云李時者字宗易任丘人長七尺餘豐
體肥厚寡言笑舉弘治壬戌進士爲翰林庶吉士授編
修九年滿考遷侍讀久之進左諭德嘉靖初克經筵日
講官遷翰林院學士擢禮部左侍郎進尚書時上神聖
多裁定新禮而時奉行不敢後亦不敢有所折衷至諸

天或爭執厥是兩具之使上自擇而已上又亦知其
同遇頗厚親蠶禮成加太子太保尋進兼吏部尚書
與英殿大學士時張季敬皆首相多獨裁取旨而時他
手旁觀噤不敢發一語季敬亦安之已進少保而外議
刻評時際却長安未卒知南郊建造克大禮使進少
保兼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夏言入內閣位時下然
言之不復擅專決也而言又安時時爲相將十年上
敬并能如季敬言然少所責序終始不替卒年七十
餘贈太師謚文康

上與季敬遊西苑論曰朕惟君臣之
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當慎若燕處

則猶家人漢文帝前席賈生迄今以爲美談君臣不交
治功不成卿於朕猶周公愛成王首以孝訓於朕他特
餘事耳輔導大臣與他臣不同故曰導之教訓傳之德
義保其身體卿有令謨入奏不時面對交修朕志
論曰天下方迫於議禮張孚敬一新進書生首破廷議
竟成聖孝題矣哉黼辰之上直擬之以周公之愛成王
廷臣寧有兩乎若乃赤心自誓謝絕苞苴貴在於誘進
人才擴闊賢路以輔成一代中興之美烈曷其絞訐吹
索使天下人皆不肖而已獨賢乎鉛山旦斥石宗夕逐
彼伴食者徒糜長安米耳甚矣哉其未知所謂一个臣
也

席書字文同遂寧人

弘治三年進士初知荆城積溪

書工部郎頗有文才積資十餘載陞河南僉事母

提學副使王伯安時謫貴州龍場驛丞詔命吏方虐

地之談不敢通龍場一刺書則徇率諸生事龍場爲

飾場一清入爲大司徒以嘗見書河

書之爲爲河南左參政領河事書尋外艱竟不及治河

去已而累遷福建左布政使寧王友王守仁募兵於福

建書從選驍勇二萬人日夜馳赴守仁至則寧王執執

一日矢遂遷副都御史巡撫湖廣適世宗入繼大統之

歲大禮議起書乃推上孝思疏辯統嗣之異大要且與
張璠指合且欲上會已詔下考孝宗遂止尋陞南京兵
部右侍郎南京諸郡大饑朝議將遣大臣賑貸書署南
京戶部隨上賑粥要議乃罷大臣不遣以屬書書行其
賑粥之法費內帑十五萬金而饑民若更生也已而永
嘉諸人深以大禮未正屢疏請而南京刑部主事桂萼
起以書疏繳上上大悅立召書而閣臣楊廷和遂諷言
者以言賑濟多乾沒欲從中斥罷書去弗許尋命爲禮
部尚書書上疏力辭言陛下欲臣言禮臣當披心不疑

欲臣拜官臣雖辟首不敢上復答時上已遂禮臣汪俊
去亟待書來書再疏辭復上大禮考議上益趣之其書
乃至書至大禮於是始定書以爲禮成新政次第當修
舉乃檢祖宗要說上列十二事御史藍田劾書自此妙
示比上玄宗大不道上怒削田籍書乞罷不許大同軍
叛殺撫臣別置帥脅鎮巡爲請詔從之下禮部給印書
不肯曰天子乃不勝叛軍耶請討之大學士費宏頗尼
責書書遂許宏奸狀而薦新建伯王守仁入閣上爲宏
解切責書

書弟春

爲御史宏以當路子第改外臺書乃乞恩上改修撰以
是與宏惡臺省僉爲不平然是時上心亟欲祔獻帝太
廟書能諫止而又不肯徇璫璽輩議從皇后入謁太
后廷臣以其能不如璫璽之拘執也而頗稱之大禮
成加太子太保監修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加王帶
璫服然書目已背病且甚乞骸骨上旦夕欲相之詔曰
「不知書老而困如是當由貴晚耳進兵武英殿太
致仕賜第居京師給俸不事事不朝奏承顧問祇
下三日而卒贈太傅謚文襄

論曰大禮之爭且三載二三君子曷勝衆口之呶呶大宗伯寔典邦禮非書之力國是安攸定乎腐儒域於曲見禍患志於批根藍田真小人之尤哉矧書材品自高少著游登黜輔豈曰無期肝膽可披寸衷自矢與夫居卑言高希遇合圖進取未可同日談也書亦理學之流亞其學尊象山嘗著鳴冤錄以鳴象山之冤書殆一高明士也

桂萼字子實安仁人正德六年進士初令歷三邑亡稱世宗入稍遷南京刑部王事大禮議起進士張璁首抗

閣議以忤楊廷和出爲主事南京萼因與璫同官深是璫議時廷臣附璫者獨兵部主事霍韜疏入報聞其後則有湖廣撫臣席書吏部員外郎方獻夫二人見

合各具疏欲上會詔下已考孝宗遂中止於是萼知上意殊簡因得席方二疏錄以聞上大悅立召萼等諸人入對萼與璫至俱遷翰林院學士大禮成進詹事五人駸駸用寵任亡與比五人同心排異議相得甚懽而萼與璫尤密時費宏當國萼與璫極肆醜詆務訐宏去御史鄭洛書言曰臣擬璫萼論宏宏似不可居政本矣

而宏之留人無非之者以其藏垢納污之量可以蔽瓊
等之橫議也以瓊等之言宜其可以秉國柄矣而人無
予之者恐其睥睨代宏遂至流毒天下也乞諭宏以止
足之義戒瓊等強橫之愆各令罷歸別選賢良以副任
使已而宏去瓊卒代宏明年謝遷去等又代遷一清尚
爲首輔二人又力攻一清於是言官相繼論劾謂瓊雖
狠愎自用執拘多私其術猶踈爲害猶淺桂萼外若寬
迂中實深刻忮忍之毒一發於心如蝮蛇猛獸犯者必
死上亦知二人之專肆也勅令致仕而且革等散官尋

以詹事霍誦言特召璫還璫旣入誦復爲璫解而攻楊
璫甚於是一清去而璫復入矣其明年一清卒又明年
璫亦以疾乞歸卒贈太傅謚文襄

方獻夫子叔賢南海人也父鄉薦爲州學正獻夫幼而
好學父奇之語曰學非聖賢道不明位非卿相道不行
我端望汝獻夫曰兒志也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
授禮部主事改吏部歷員外郎獻夫承父教好講學王
伯安自龍場還與同官位亞獻夫獻夫與論學有契遂
齎贊而受學人見獻夫能師伯安而伯安又不難爲獻

大師也兩賢之尋引疾歸南海將卒志於西樵山中既
十年世宗入繼大統詔錄起用以議禮合上意驟遷翰
林院侍講學士大禮成陞詹事府少詹事獻夫疏言大
禮之成摠倡之而夢成之於臣何有力辭免不允而是
時同列議禮者於異已者輒啣之獻夫曰人各有見何
必爾以是人亦多疾議禮者而獨不疾獻夫尋陞禮部
侍郎轉吏左進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吏部皆兼翰
林院學士獻夫在吏部頗私其鄉人宰臣摠私屬獻夫
有所陞調獻夫又爲曲徇言者論摠遂及獻夫獻夫遂

引疾謝歸里明年上思之勅遣行人召還部獻夫猶稱疾不肯出上復傳旨趣之曰朕將別用卿也乃就道至京復請攝養旬日其明日進武英殿大學士於是人人皆笑獻夫取舍朝廷官獻夫聞之曰大臣進退義當如是耳三年一品俸岑漙加光祿大夫柱國遂請歸進少保嘉靖二十二年卒贈太保謚文襄

論曰桂萼一忤愼之王耳亡它材能以與永嘉同官遂得攀逐後塵坐致卿相而末年好亦不終固小人之態哉獻夫頗聞道學尊象山而喜恬退居要地而不爭其風度出永嘉之上然使以經世務讓永嘉遠矣

夏言字公謹貴溪人也正德十二年進士初授行人選
兵科給事中世宗初年奉覲正德中傳乞錦衣濫官及
皇莊擬奏綱旨上器之特旨移長吏科言以是益自負
敢陳論世務上與輔臣張孚敬推明宗祀禮樂之事言
謂農桑天下本今人主旣行藉田禮而后不親蠶非所
以昭陰教示婦職也疏請皇后親蠶上悅報旨稱美因
復請分郊祀高皇帝卽位之初爲圓丘於鍾山之陽
以冬至祀天爲方澤於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行之十
年而始合祀又爲大祀殿而屋之殊戾古典弗應經義

謹按禮書古者祀天於圓丘丘圓而高以象天也祀地於方丘丘方而卑以象地也凡以順天地之性審陰陽之位豈有崇樹棟宇擬之人道哉宜稽三代已行之盛典復我高皇帝分祭之舊制上大悅下群臣會議召見使殿賜璽書褒獎予四品服詹事霍韜疏稱祖制初分而後合聖子神孫行之百六十年今日臣子非敢輕議而又貽書責言曰今啓南北郊之議將自是而東西郊建矣自是而九廟更矣郊社宗廟之禮將因而盡更革之矣可不慮哉言悲繳其書上之上怒甚謂韜譏訕朕

躬被黜下御史臺獄久之乃釋言因復議太宗不宜與
太祖並配宜以太祖配天而太宗配大饗殿如古明堂
以配上帝上益大悅祀典成進翰林院侍讀學士仍兼
都給事中言薦左僉都御史李如圭出撫榆林上卽欲
命言代之御史熊爵論言出如圭爲已地言辭曰宋臣
包拯劾罷三司使宋祁尋代之歐陽修有蹊田奪牛之
譏臣今日正類此不敢拜命上令食四品俸上欲復古
大禘禮以尊德祖言曰祖廟固以德祖爲始祖矣身爲
太祖之始祖又爲始祖所自出之帝可乎必欲如夏商

之禘黃帝帝嚳旣無所考如李唐之祖璠尤屬不經臣
以爲宜設先祖虛位而以太祖配饗中允廖道南曰我
明始姓爲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季敬曰言虛位者失之
無言顓頊者失之誣惟禘德祖爲當言復上書諍之上
終是言言旋特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尋以
季敬隙爲太常卿彭澤誣逮詔徹事白進禮部左侍郎
仍兼翰林院學士掌院事未幾命禮部尚書李時入閣
而言代之賜銀記俾密封言事尋加少保御史馮恩以
星變品第三公九卿長佐多所不滿而獨稱言救時望

尋以少傅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內閣南京禮部尚書
叔嵩言同鄉於是入代長禮部言有力焉而嵩事益謹
世言亦以門下畜之上心久欲奉尊獻帝稱宗入六館
以是累改廟號而終未憚已因豐坊疏請問嵩嵩不許
阿占問言言不敢對上曰皇考今日稱宗烏在其不許
戶部左侍郎唐胥爭之力禱其官於是嵩懼而如命言
亦莫能持也上亦自是屬意嵩矣亡何時卒言進太子
大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居首輔尋加特進光祿
大夫上柱國少師言既尊貴益驕倨閣中事言多倦勤

不稱職上不早朝言亦不赴閣章疏字洗改不能覺卜
乙其字以示之選宮僚復不稱旨上幸大峪山又進留
与勅而遲幸承天言有密奏不鈐賜印上怒數其怠慢
不恭之罪勅令悉上前後所賜銀記璽書手札言懼謝
罪因請寶爲家藏上益疑有毀損削言勛階以尚書致
仕言乃檢十年中璽書手札四百三通并銀記上之上
意解召還爲少傅復入內閣還言銀記璽書手札尋以
邊功復言勲階及少師華蓋殿大學士言數以病請急
然實不病以無子故多誨詎姬妾爲懽慈壽皇太后

示太子服制議言報疏復有譌筆上切責言乞免歸
上削其勲階散官予致仕言陛辭奏禦虜 四策言臣
用解機務之初適有門庭之寇事勢孔棘關係安危一
得之愚不敢不獻至于它嫌非所敢避臣何敢忘皇上
眷遇殊恩黜黜以去也上曰若旣蘊忠謀何負朕委任
若當還閣治事上方治齋醮獨言與嵩青詞稱吉上居
西苑齋宮許入直諸貴人得乘馬言獨製小腰輿
上聞之不善也上常御道冠命尚方倣而鑄沉水香爲
一冠以賜言及成國公希忠京山侯元大學士鑾尚書

回言獨密疏謂非人臣法服不敢當上大怒後遂罷言
不召嵩乃故冠香冠而冒輕紗其上使上見之上果悅
時或召嵩獨對嵩得甚口言罪上因日食之既策免言
而進嵩入閣言去既三載上思之又特召起與嵩共事
以其勲階官秩而亦加嵩少師示並重顧言素伉倨
自以元臣直凌嵩上擬旨不復顧問嵩嵩亦默然不能
吐一語心恨甚故事閣臣日給酒饌嘗會食言與嵩對
案不食所給而自携庖甚豐亦不以食嵩言廉知告
三蕃苞苴狀欲上聞嵩懼挈世蕃請言長跪榻下

乃已嵩於是益大恨言旦夕欲甘心之矣嵩每善款上
左右小璫小璫謁言言奴視之請嵩嵩必執手延坐密
持黃金置袖去以是爭好嵩而惡言上或使夜瞰言嵩
寓直何狀言時已酣就枕嵩知之故篝燈坐視詞草言
老而倦思聽客其藁不自檢閱或仍抄奏藁本上擲之
地左右無爲報言言亦不復顧嵩聞而益精專其事以
是上益愛之而多厭言有魯銑者功名士也以御史平
遼陽叛卒顯言故奇之時總督陝西三邊奏復河套言
以銑功必可成力主持之部議久未覆上心疑密以詢

嵩嵩初從言畫及對上乃騰口攻言會庸警上訝曰是
自銑開邊召之耶遂捕銑奪言官以尚書致仕然初無
忌殺言也咸寧侯仇鸞先爲銑劾逮詔獄嵩因授鸞指
上疏自理言銑往年兩出襲虜喪師失律匿不以聞以
是賄言復套朋奸掩蔽臣鸞久處邊陲切見非計懼臣
罪肘故乃陷臣臣死不足惜目今全陝磬磬禍機叵測
上怒疏下法司銑與言俱論死刑部尚書喻茂堅請以
議貴議能原言上怒茂堅阿附語猶及前不戴香冠事
也言妻上言父子夫婦均屬天倫緹縈以女代父臣請

以妻代夫上曰妻亦流人安得代死是秋言竟棄市先是議禮諸臣先後皆位宰執列公孤乎敬上最寵任然上因憂省言爲罷斥數矣顧乎敬雖專而能持正小心庶謹上以是禮敬始終不衰言亦以議郊禮得上寵任知乎敬位極品人臣無兩然亦數被罷斥究卒不免殺身言寔驕慢致禍上嘗嘗曰朕所以數寬言非爲言也爲左右誼重也言乃滋情成性蔑不知儆何以表率百僚一而再再而三君子以是知言之不免矣又武定侯之死上嘗疑中言搆上心念之至謂勛旣下獄言猶千

羅百織不已若致憾焉侯勛先以贊成皇考大禮得幸
上進封公故其死也上甚惜之言死後人咸冤之隆慶
初賜謚文忠予祭葬言之再入相也故人海寧許相卿
以給事中家居且十年矣言貽書邀相卿出虛要秩以
待之相卿辭曰公出已誤可復誤人耶人於是服許之
先識也

論曰夏言之主曾銑復套偉哉振古雄畧也將相調和
返百年之故疆何有內奸未除患克望成功哉未見敗
徵先成罪案二臣駢首就戮高之罪上通于天矣